

魁奈人口经济学说述评

黄 勇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是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由于他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而被马克思誉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如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魁奈的经济研究,也涉及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这一经济学中永恒的问题,并对之做出了明确回答。魁奈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把人口作为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人口经济学说。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是他的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魁奈人口经济学说的理论框架

重农学派出现于18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的法国处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绝大多数,农业是法国的主要经济部门,其总产值占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frac{3}{4}$ 。并且,当时法国农业的耕作技术十分落后,人力和畜力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因此,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农民状况如何,农业经济的盛衰,农业人口的增减,对该国的强大与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那时的法国统治集团推行的是靠牺牲农民而发展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加上封建的苛捐杂税以及连年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弄得民穷国空。对农业经济的伤害尤为严重: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造成农村中大片土地荒芜,农业产量逐年下降。

针对上述情况,魁奈提出了自己的人口经济学说。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包含于魁奈的主要经济著述之中。其中又以《人口论》《租地农场主论》《谷物论》《赋税论》《经济表》和《农业国统治的一般准则》等著作中的论述最为集中和系统。

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是建立在对重商主义经济观及其人口经济学说的批判和修正的基础之上的。魁奈首先批判了重商主义者关于财富的本质及其起源的经济观。作为法国农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把自己的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从而为科学地分析社会财富的起源及本质提供了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不过,魁奈把自己的研究只局限于农业生产领域中。他认为,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而社会财富的真正唯一的源泉则是农业;货币并不是国民的真正财富,因为它既不是能供消费,又不是能不断再生产的财富,货币的职能只是作为流通手段。以此为理论基础,魁奈阐述了其人口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即在有关人口与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人口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增加,决定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法。”魁奈认为,任何地方,只要人们能够取得财富,过富足的生活,安逸地作为所有主享有从其劳动和精力获得的一切东西,他们就会在那里聚居,并不断繁衍滋生。也就是说,人们必

须依靠财富来维持其生存,人口的增长,必须以财富的增长为条件。“一国的人口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由此可见,在分析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时,魁奈认为财富的增加在先,人口增加在后,认为只有财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长;财富对人口增减有决定作用。从而形成了与重商主义者截然相反的主张。

可贵的是,魁奈的人口经济思想研究并没有就此驻足,而是进一步分析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在分析人口增长对社会财富的反作用时,魁奈依据他的“纯产品”学说,即以是否生产剩余价值为标准,将总人口区分为两部分:生产性人口和非生产性人口。在他看来,只有从事“纯产品”生产的生产性人口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那些从事工商业、管理国家、从事文化教育、教会活动等的人口都是非生产性人口,他们的劳动只是间接促进生产或保存财富。因此,他认为,非生产性人口过多,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就会减少,因而社会财富就会减少,只有使生产性人口增加,才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论及人口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时,魁奈强调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他说:“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增加得越多,他们对产品的消费越多,他们就越富裕。如果不去消费和使用,那么,产品就会失去作用。正是消费使它成为商品……产生收入并促进国民财富的每年增长。”这里,魁奈明确说明了生产是为了消费,只有通过消费,产品才能成为商品。此外,魁奈还论述了人口与税制、人口与外贸、劳动人口在不同部门必须合理配置、劳动人口职业结构的划分等人口与经济的具体关系问题。

综观上述,魁奈人口经济学说涵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很广。但我们仍可以清晰辨认出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即:人口、财富、生产、消费、生活资料,这组范畴序列

是魁奈人口经济学说的主轴,其中财富增长优先于人口增长是核心,在强调财富增长对人口增减具有决定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有反作用。

二、魁奈对西方人口经济学说的理论贡献

魁奈不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而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同时,魁奈在人口经济学领域中作出的理论贡献也是开拓性的、独树一帜的。

贡献之一:魁奈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增长的观点,为人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引进了正确的方法论。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各自都有自身的运动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各自的运动形态之间又存在着客观的联系。这种联系本质上体现为: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相互关系中,谁为决定性因素,谁居于主导地位。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成为辨别某种人口经济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志之一。在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出现之前,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或没有意识到,或避而不答,或把人口增长的缘由归于神的意志,从宗教的角度做出阐释。以托马斯·曼和柯尔培尔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虽然对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了明确回答,但囿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仅从流通领域研究财富的起源与本质,结果完全颠倒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正确关系,错误地认为,“人口多,则财富多”,并极力主张人口增长优先于财富增长。重商主义者把人口看作一个国家财富的起源和国力强盛的标志,认为人口增加是好事,主张鼓励人口增殖。从而在人口经济史上形成了早期的人口乐观主义思想。从17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继在英国、法

国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古典经济学家们也开始探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自由竞争阶段的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他们把人口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探讨究竟是人口增加对资本增殖有利，还是人口减少对资本增殖有利。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威廉·配第，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的观点。由此可见，在配第那里人口和土地只是生产财富的必要条件。尽管对财富增长与人口增长谁为主导的问题，配第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与重商主义者相比，配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对这个问题，魁奈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回答。魁奈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得益于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正确选择，他通过对生产领域“纯产品”（即剩余价值）的研究，提出了财富增长优先于人口增长的观点。自此，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正确的方法论，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古典经济学家，无论是亚当·斯密，或李嘉图，还是西斯蒙第，都秉承了这一研究方法，在人口经济学领域中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挖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人口经济思想。

贡献之二：魁奈对“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确立了“均衡原理”和“增殖原理”的合理内核，第一次使“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以完备的形态表现出来。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影响整个人口经济学的名著《人口原理》。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根据他的两个公理和两个级数的假设，推论出三个命题，即：（1）“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2）“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穷及罪恶所抑制，致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3）“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这三个命题亦被分别概括为“制约原理”、“均衡原理”和“增殖

原理”；马尔萨斯把这三个“原理”统一起来，称为“人口原理”。所谓“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正是“均衡原理”和“增殖原理”的具体体现。

回溯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历程，我们不难寻找出“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确立的轨迹。日本著名的人口学家南亮三郎博士指出，“关于人口的‘增殖思想’和‘均衡思想’的开端，最初见于16世纪末的保泰罗。”

保泰罗是意大利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城市论》中，保泰罗认为，城市人口的增长，是由于人的“生殖力”和城市维持这一生殖力的“营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口的“生殖力”如果没有任何阻碍的话，城市的人口会无限增长，但是作用于城市人口增长的另一支力量，“营养力”——使人口增长的土地的力量，和从其他国家收集粮食来供应城市的力量——能够使现实的人口停止。城市人口的规模大小取决于能够支配的“营养力”。而且，保泰罗进一步做出推论说，人类增长到了一定数量之后不再增长的理由，是因为食物的供给量不能养活再多的人口所致。这样，保泰罗把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分做“生殖力”和“营养力”进行的观察，虽然对前者“生殖力”没有从它的作用面并且与食物的比较上加以说明，然而仍可以被视为“增殖思想”的雏型。同时，在保泰罗的思想中，以“营养力”为中介，我们仍可以辨析出人口与食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人口受食物的制约，人口必须与食物保持平衡。这种关系可以视为“均衡思想”的雏型。

在人口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均衡思想”的人物则是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康替龙。康替龙在他所著的《商业本质论》中的第十五章中，概述了他的人口思想。“……如果所有的土地只是充当供养人类的话，那么人类的数量就象下面所说的那样：土

地能维持多少，人就会增长多少”。这段话里清晰地包括了马尔萨斯的第一和第三个命题。这就是人口受生活资料的限制，有生活资料则人口必增。在康替龙这里，人口与生活资料必须保持均衡的思想得以确立。但是这种均衡被看作是专门受来自生活资料方面的制约，人口则被置于被制约的立场上。关于从人口方面能够打乱均衡这一意识，在康替龙则不存在。因此，康替龙的“增殖思想”也是被动的。

关于从人口方面引起均衡破坏的思想，则是由魁奈完成的。魁奈在《农业王国经济政策的一般原则》的第二十六条中说，“与其关心人口增长，反不如应当更加注意扩大收入方面。因为，人们喜欢由于收入多，生活得更富裕，而不愿意在人口比起收入来是过分众多的情况下迫使生活极为贫困¹⁰。另外在这个原则的第二十六条注释中，魁奈强调财富之对于战争较之众多人口尤为必要。“由于希望所有的国民在战争中强有力，和对完成战争的手段的无知，使人认为国家的力量从大量人口中得到。但是，太多的军队，为了雇佣这些军队，较之对敌国交战，更加使国民本身疲惫不堪。……一些只知皮毛的人们想象着国家的巨富是由于人口的众多而获得的，然而他们忘却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只不过是出于财富，并且人不过是在人和财富之间存在着适当的比率的时候，才能获得财富和使自身延续下去。”¹¹

上面列举出的魁奈的话里，明确地批判了重商主义人口论的有几点：不考虑收入的增大，而希望人口的增长，只不过是造成群的穷人；巨大的军队不但不能增加国力，相反却造成国民疲惫不堪；人口并不是财富的原因。然而这里重要的是清楚地表现了“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但这种“均衡”具体体现为人口与收入之间，或者是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增殖”的思想被表现为作为超过收入的人口。

魁奈的这一“增殖思想”到了他所著的《中国的专制政治》一书时更加得到明确。魁奈明确论述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问题。他说，“人们把结果当作原因，而相信大量的人口是富裕的源泉。之所以这样认识是因为到处人口都超过富裕。促使财富和人口增长的是财富。然而人的繁殖经常超过财富的扩大。”¹²魁奈进一步把“增殖思想”和生活资料联系起来，并把人口增殖作为经常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因素加以论述。“人口总是在好的政府和坏政府之下超过财富。这是因为繁殖和生活资料没有共同的界限，而且繁殖经常有超过生活资料的倾向，人们到处处在赤贫之中。”¹³因此，从魁奈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均衡思想”和“增殖思想”在魁奈思想中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

后继的学者亚当·斯密继承了魁奈的论述，后经马尔萨斯加以改造和利用，创立了“人口原理”，为从消费领域里研究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开辟了蹊径。与古典经济学家主要是从生产领域里研究人口生产和资本的关系的视角相比，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三、几点启示

魁奈关于人口经济学的许多思想都是具有极高价值的。然而，囿于有阶级的局限性和理论的局限性，他的人口经济学说中也有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成份。例如，片面地把农业视为唯一的生产部门，没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认为只有农业工人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又如，魁奈的社会阶级结构理论中，魁奈以“纯产品”理论为基础，对社会阶级结构进行划分，把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视为生产阶级，而把工业部门视为非生产部门，工业中资本家和工人是非生产阶级等等。尽管如此，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国家，在这一点上

与现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9 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具有相似的国情，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作为这一时期法国现实的理论反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启示的。

其一，经济增长决定人口增长是协调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首要前提。

魁奈人口经济学说的核心是财富增长决定人口增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表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世界经济发展史业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口再生产的作用日趋下降，经济因素在工业社会中已成为制约人口再生产的主导因素。因此，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应把大力发展经济作为根本之策。

其二，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

18 世纪的法国，人力和畜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针对这种情况，魁奈从人是生产者、能够创造财富的观点出发，主张增加人口。然而，他又不是主张人口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相反，他认为，人口过多对一个国家也是不利的。他说：“的确，如果财富和人口的比例遭到破坏而人口增得较多的话，那么这种人口过多将促使国家愈贫穷。”¹⁴因此，他主张人口与经济保持适当比例。事实上，由于人口过度增长，造成经济的衰退，造成“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悲剧，在中国广大农村已经上演或正在上演。魁奈的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

其三，国家政策对人口与经济关系有重大影响。

魁奈在分析人口和财富相互关系时，强调国家政策的作用。例如，魁奈列举了罗马帝国的军事专制和暴政，弄得民贫国穷，结果使人口减少；又如，魁奈强调赋税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影响。他指出，“对本国生产的农产品课税，会损害土地所提供的收入，会使人口和居民的收入减少。”¹⁵他认为，对葡

萄酒和白兰地酒征收较少的税，人口和财富会相应增加等等。因此，魁奈这一主张，对于我国利用国家政策，诸如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控制人口增长，是有值得借鉴的一面的。

其四，农业基本劳动力的稳定是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劳动力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必须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魁奈针对工商业同农业争夺劳动力以致农业衰退的现实，极力主张稳定农村人口。“要复兴我们的农业，只能以人口的稳定为前提。”¹⁶就我国目前而言，由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城乡之间的利益差别，在我国广大农村一方面沉淀了 1 亿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只剩下“9938”部队（老人、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这一现实无疑是严峻的。因此，在提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的同时，必须采取保护农业的发展政策，稳定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队伍。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 1 版，第 25 卷，37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3 14 15 16 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文 1 版，133、170、103、171、137、55、10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托马斯·曼：《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文 2 版，1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中文 2 版，6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文 1 版，4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南亮三郎：《人口学总论》，日文 1 版，91 页，日本，千仓书屋，1960。

10 11 南亮三郎：《人口论史》，中文 1 版，40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12 魁奈：《中国的专制政治》，法文版，579 页，1767。

（责任编辑：刘传江）